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冊

222.03  
Sizz9Rd  
M R

222.03  
~~to~~





222.03  
S1229R4  
R4



209919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入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正義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情之宗月者陰情之宗五星五行之精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久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英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也

茅坤曰太史公八書中當以天官書為最揚外菴以為甘石二家之遺予竊謂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談以來世其官故于星術及風雲諸占並有經緯惜也於漢高惠文景及武帝百餘年間災異處不見熟畫豈以蠶室之後遂廢編刑輒諱忌邪

中宮天極星

索隱曰姚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官之為言宜也官氣之精為神垣又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又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大陽極北為大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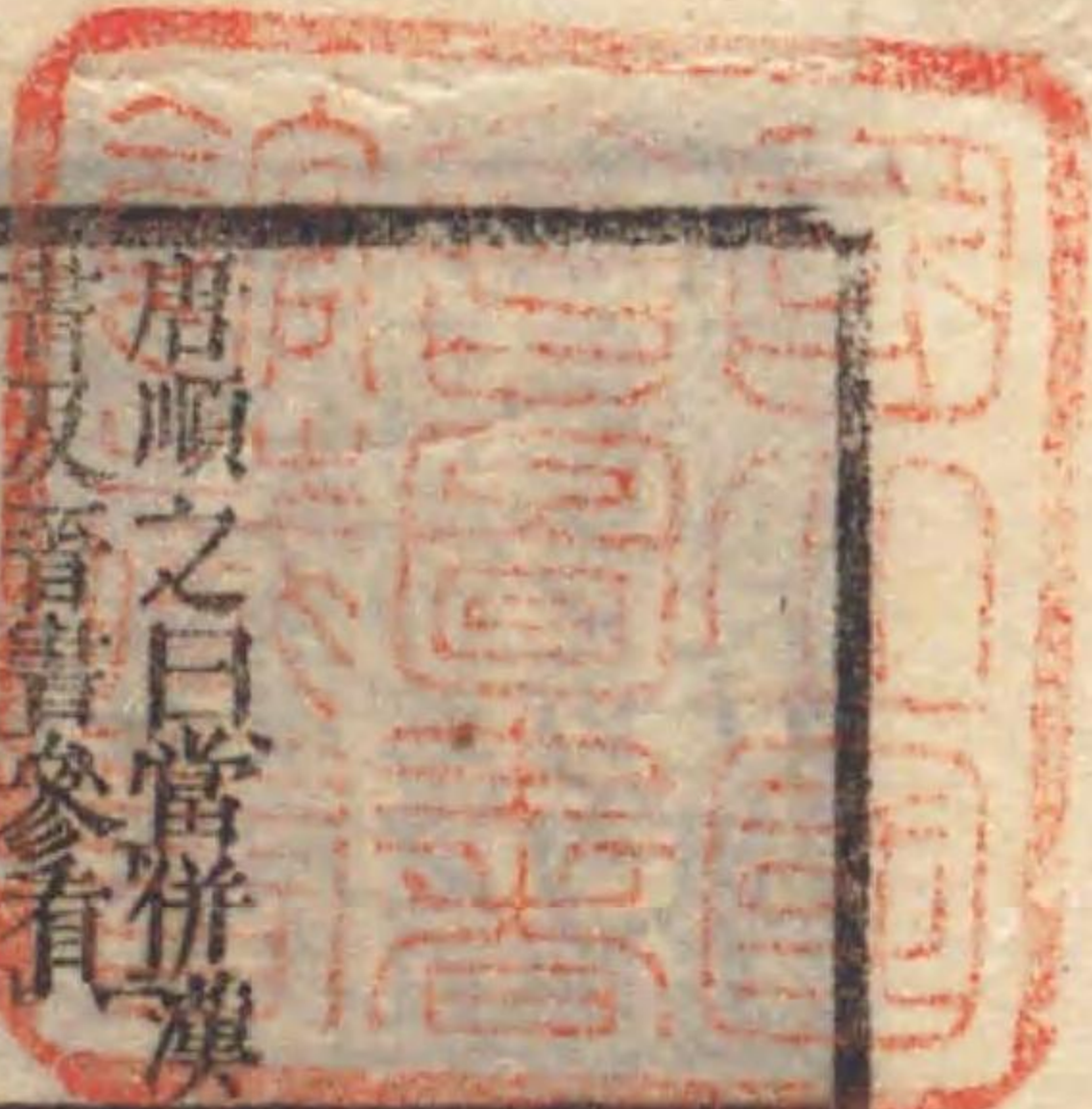
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義曰太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精也○正義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大尉司

旁三星三公

正義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大尉司徒司空之象主變出陰陽主佐機務占以徙為不吉居常則安金火守

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

索隱曰句音鈞句曲也按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



唐順之曰當併漢書及晉書參看  
柯維騏曰古者掌天文之官謂之天官而後世名其素亦曰天官太史公自序云掌天官不治民又曰學天官守唐都是已  
按考要云天極一名北極位在中央四方所取

征故曰中官故曰天極即孔子所謂北辰所謂居其所者也  
又云天極星凡五其一明者即太乙所居其旁三星或謂三公

或謂子屬諸家又按星經以後句四星名為四輔其句餘二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之說不同耳晉陳大星為六官亦主六軍與此不同也



志謂第一星主  
有太子也第二  
星主日帝王也  
第三星主五星  
庶子也其占曰  
中星不明主不  
用事右星不明  
太子憂乾象新  
書謂一主月二  
主日三主五行  
四主諸王五主  
庶子此其說並  
與太史公同  
按考要陰德天  
乙原二星名天乙  
與太乙各一星並  
列紫宮外陰德二  
星居紫宮內不得  
混而為一也  
○袁黃中宮總論  
云天有北斗杓  
龍角魁枕參首天  
有北辰眾星環拱  
大帝威神尊之以  
魁枕配之以勾陳  
有四輔之上相有

星藩臣皆曰紫宮  
索隱曰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官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  
閉皆在此中也宋均又以爲十二官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也

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  
索隱曰劉氏直音如字直當也又音值隨音他果  
及斗一作北案漢書天文志見作北端作簡兌作  
兌謂星形  
若見若不曰陰德  
正義曰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德  
惠者故贊陰德遺惠周急賑撫占以不明爲宣明新君  
或曰天一  
索隱曰文耀鉤云陰德爲天下剛宋均  
以爲陰行德者道常也○正義曰天一

一星疆國關外天帝之神主戰關知入音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及是太  
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古以不明及移爲災  
也星經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令諸立赤子而傳  
國位者星不欲微微則廢立不當其次宗廟不享食矣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五星曰天棓  
蘇林曰音榔打之榔○索隱曰槍音七庚反棓音皮韋昭音割詩韋云槍  
三星棓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入槍入石氏星讚曰槍棓八星備非常之  
變也○正義曰龍掌及天棓五星在女林東北  
天子先驅所以禦兵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  
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索

曰絕度也抵屬也又案樂汁圖云閣道北斗之輔石氏云閣道六星神所乘也○正義曰漢天  
河也直度曰絕抵至也營室七星天子之官亦爲玄官亦爲清廟主上公亦天子離官別館也  
王者道被草木營室曆九象而可觀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  
子欲遊別官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官掖之內起兵也  
北斗七星所謂

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索隱曰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  
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璣  
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  
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尚書旋作璿馬融云璿美玉也璿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璿  
衡其中橫衡以璿爲璿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鄭玄註入傳言渾儀其中衡爲璿璿外規爲玉  
衡者是也尚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又

三公之近臣華蓋  
馬融註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  
卷巖俯臨于帝座  
謂發感也第四曰然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水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  
離宮乘爽旁絕于  
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  
天津列長垣之百  
異故名曰七政也  
杓擣龍角  
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擣連也○正義曰  
塔啓閭闔之重闕  
行左角爲星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  
文昌拜于大將大  
也蓋天之三門故其星明大則天下太平賢人在位不然及是也  
衡殷南斗魁枕參  
第一星也言北方斗斗衡直當北之魁枕於參星之首北斗之杓連於龍角南斗六星爲  
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授爵祿又主兵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  
府庭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及是參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罰其三星橫列者  
三將軍東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軒轅氏占之以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  
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國不欲明若芒  
角張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七將皆明天下立兵振王道缺  
按考要云七政  
參失色軍散動搖邊候有急參左足入玉井中及金火守皆爲起兵  
用昏建者杓  
者日月五星也  
參日月五星也  
第一曰正星主  
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星  
陽德天子之象  
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  
夜半建者衡  
徐廣曰第  
也二曰法星主  
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  
衡殷中州  
陽刑女主之位  
言比斗夜半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斗衡黃河清水之間地也  
平日建者  
也三曰令星主  
言比斗夜半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斗衡黃河清水之間地也  
中禍四曰伐星  
建用斗魁指寅也海岱代郡也言魁星主海岱  
斗爲帝車運于中央  
索隱曰姚氏案  
主天理伐无道  
之東北地也隨三時所指有三建也  
斗爲帝車運于中央  
宋均云言是大  
罪六曰危星主  
帝乘車巡狩故  
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天倉五穀也曰  
無所不紀也

增補已巳平水  
天宮書  
二

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孟康曰假令杓星建寅夜半亦建寅○正義曰衡北斗衡也  
平日建者  
建用斗魁指寅也海岱代郡也言魁星主海岱  
斗爲帝車運于中央  
宋均云言是大

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天倉五穀也曰無所不紀也

增補已巳平水











按考要云箕四星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為天子定其內五星五

星上一為為下二為舌故其占星大明直則君

元讒問木守之官中有口舌事也

按考要云南宮之宿其大者曰權衡權衡非星也衡為太微之

庭權衡為女主之官權衡乃宮庭之總名耳正義

註引軒轅西四星主烽火章曰權乃燿也非

權也

袁黃南宮總論云南宮則黃龍賦象宗鳥成形五帝

之座三光之庭傷成于鐵誅成于廣

禍成于井德成于刑執法者廷尉之

權也

而後聚一十五星蔚然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徐廣曰一曰即位

索隱曰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

其逆入若

出所守天子所誅也

索隱曰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

其逆入若

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

索隱曰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

皆羣下從謀也

正義曰命名也謂月五星逆入不

依軌道可察其所犯太微中帝坐

金火尤甚

索隱曰宋均云逆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

廷藩西有隋星五

隋音他果反○索隱曰宋均

曰少微士大夫

隱

庭過五星座而東曰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也○正義曰廷太微廷藩衛也少微

其內五星五

○正義曰

帝坐

索隱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之類也○正義曰

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官中舍樞紐之神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

方赤熒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占五

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則失位金火來守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司其出之所守則

為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

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

徐廣曰一

曰即位

索隱曰

宋均云

司察日

月五星

所守列

宿若請

其逆入

若

出所守

天子所

誅也

索隱曰

宋均云

司察日

月五星

所守列

宿若請

其逆入



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漢 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漢五帝車舍 傷成鐵 晉灼曰鐵

成於於鐵 索隱曰案德成衡觀則能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於衡觀成漢為帝車舍言王者遊觀亦先成形於漢也傷成鐵者傷敗也言王者敗德亦先成形於鐵以言有敗亂則有

鐵誅之然案文耀鉤則云德成漢敗成鐵其意異也又 禍成井 晉灼曰東井主承事火入此下文禍成井誅成質皆是東井下義總列於此也 柳為鳥注主水草 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

敗故曰 誅成質 晉灼曰案感入與鬼 柳為鳥注主水草 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 注作喙爾雅云鳥喙謂

之柳孫炎云喙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為柳星故主草木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柳八星星一星張六星為鷄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柳為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占以明吉暗凶金 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火守之國兵大起 張素為厨主觴客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正義曰七星為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主 張素為厨主觴客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急事以明為吉暗為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張素為厨主觴客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云鳥受食之處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食賞資觴客占以明為吉暗為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張素為厨主觴客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合軫七星皆為鷄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翼二十二星為 軫為車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天樂府又主夷狄亦主遠客占明大禮樂興四夷服從則天子舉兵以討亂者 軫為車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主風 疾似之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之天下學校散文儒失業兵戈大興饑饉守之南方有 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不用命之國當發兵伐之辰星守之徐泗有戮之者 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正義曰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 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命占明主長壽子孫昌也 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兵大起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使使動兵車亦動也 軫南眾星曰天庫樓 正義曰天庫一星主天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西宮咸池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五潢五帝車舍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舉東北天子三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天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獄主辰燕趙也次東曰天倉主歲衛魯也次東南曰司空主鎮楚也次西南曰卿主漢魏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占五車均明柱皆見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見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入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二年出三月貴十倍一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車出米貴轉粟千里柱列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出尤甚火入天下旱金 火入旱金兵水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入兵水入水也 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 正義曰奎苦圭及十六星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后妃賢士之位 張主天廟明堂 御史之位翼主 太微三公化道 文籍此皆甘氏 之說若張衡諸 志大略與太史 公同云 按考要云軫取 象為車車行欲 疾故曰主風且 異方也甘氏云 軫七星主將軍 樂府歌謠之事 晉志云主車騎 主載任有軍出 入皆占于軫其 說並同也 按漢書天庫下 无樓字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增補 巳平水 天官書 六 風文官 歲



胡虜天畢之陰蓄 其雷雨大陵積 尸之蕭殺參旗九 存之部伍樵蕪之 地出入于死固萬 億之資填樓子倉 庚

按考要云昂為天之耳目主兵故曰鬚頭主胡喪故為白衣

按考要云畢為天之兩師主街巷陰雨詩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是也

按考要云西方之宿皆為白虎

車。正義曰畢八星曰罕車為邊兵主代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星

側昂畢間為天街。索隱曰元命包云畢為天階爾雅云大梁昂孫炎云畢昂之間曰

白虎。正義曰鬚三星參三星外四星為實沉。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孟康曰參三星

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為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

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正義曰句曲九星在玉井

則下一星曰天矢。正義曰天矢一星在

其東有大星曰狼。正義曰狼一星在

地有大星。晉灼曰比

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正義曰南斗六星牽牛六星並北宮玄武之宿

虛危。正義曰虛二星危三星為玄武於辰在子齊之分野虛主死喪哭泣事又為邑

之事。索隱曰姚氏案荆州占以為其宿二星南星主

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

軍西為壘。正義曰壘碎陳十



隱地聽砲鼓之破南天軍之垣壘占之非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凶軍星動

破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

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之庫所以備非常

余有丁曰希字疑當作布謂角張也

按考要云司空漢書作司空諸家圖經所載與

太史公異余有丁曰按晉書天文志離宮下有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

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按北官有壁星當是此太史

公不載豈以軍壘壁為壁耶按考要云室為

南主資其占覆則歲大饑仰則大熟也

直曰吉與白不相宜軍糧絕也白星在

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王良主天馬也○正義

策馬則兵騎滿野客星守之津橋不通金火守入皆兵之憂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

以動搖移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別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按豫章周騰字叔達南昌人為侍御

史桓帝嘗南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夫王者象星今官中星及策馬星悉不動上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遂止也

漢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元命包云漢中四星曰天駟一曰天駟

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

枏曰四星在危南正義曰枏曰三星在丈

正義曰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也不欲

明而動水暴出其星明大水不禁也

右將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多河鼓為牽

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

辰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

曰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正義曰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

為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為吳之分野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

娶占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其北織女正義曰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

多死土守有女喪金守兵起也

明則三星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大星怒而角布帛漏費不見則兵起晉書

天文志云晉太史令陳卓總甘石丞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宮一千四百六十四

昭者以備天官云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一作名○索隱曰荆州

古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察日月之行正義曰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四孟四季則歲行

以揆

歲星順逆索隱曰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日應星一日經星一日紀星物理論云歲行

精蒼帝之象也其色明而內黃天下安寧夫歲星欲春不動動則農廢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

可伐可以罰失次則民多病見則喜夫所居國人主有禍不可以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

天子之宮中二星為室遼室三向兩兩而居曰

離宮統而言之皆營室也關道者離宮之別名

李廷機曰余聞之先正謂論語吾豈瓠瓜也哉正與

此瓠瓜同義蓋星有瓠瓜之名徒繫

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把酒漿同義

姑誌之以俟知者按考要云斗北

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

故謂之南斗也按考要云女宿

之下九尺為日月中道四星之

狀如婦功之式故名曰女亦曰發女占星明女

增補巳巳平水



工昌天下豐稔 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主五穀天文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 曰東方木主春 動后妃廢木犯 五常仁五事貌也人主仁虧貌失逆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

立后也 按考要云織女 在婺女之北一 名天女亦名天 孫或以織女亦 名婺女誤也 總論云日也者衆 陽之長人君之尊 天雞唱曉靈鳥書 跋扶桑臨于大海 若木臨于崑崙太 平氣象所以司其 出入南至北至所 以節其寒溫龍山 御燭不能擬其光 景夸父奔林無以 方其駿奔月也者 群陰之紀上天之 使異姓之王后妃 之事方諸對而明 水決重暈布而邊 一賦總盈蚌蛤則 虞騎先侵道關隸

必有天應 以其舍命國 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 舍而前曰贏 索隱曰趨音 退舍曰縮 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 憂將亡 正義曰將 國傾敗其所在 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 索隱曰漢 五星皆聚于東井天文志云其年 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也 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 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 為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 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 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 云星在斗牽牛失次應見於約也漢書天文志 則載廿氏及太初星曆所在之宿不同也 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

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八度百日 復東行歲行二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 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 索隱曰在卯也 東方爾雅云卯為單闕李巡云陽氣推 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單盡也闕止也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

危晨出曰降入 索隱曰即歲星三月晨 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 索隱曰爾雅辰為執徐李巡云伏蟄之物 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也徐舒也 歲陰在辰 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管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 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 大荒駱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巳為大荒駱 霍然落落故曰 荒駱也 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辟踵 徐廣曰一曰路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字詁 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 云踵今作踵也○正義曰辟白邊反踵之勇反 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見亢敦牂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午為敦牂孫炎云敦盛 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章昭云敦音頓 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 徐廣曰一曰天津○索隱 曰天文志作啓明 炎炎有光 正義曰 友 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 洽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未為叶洽李巡云陽 氣欲化萬物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 觜 正義曰觜音子斯 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 反觜音胡規反 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 見箕涖灘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申為涖灘李巡曰涖灘 物吐秀頊垂之貌涖他昆反灘他丹反 歲陰在申星居未以 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

麟則暗虎借位五 星者水為重華火 為啓或鎮居戌巳 斯為土德太白主 西辰星在北地參 右肩之黃如奎大 星之黑同舍而有 四方分天而利中 國五星同色天下 偃兵縮則軍旅不 復盈則王侯不寧 或向而或背或遲 而或速金火犯之 而屢歲歲鎮居之 而有福 補方苞曰五行之 行贏縮有常精曆 算者能預推之古 曆於此法或未詳 也或贏或縮以其 所舍之星躔命其 所值之國又按歲 星自有行度古曆 未容以日月行度 推之是以時有贏 縮也

增補曰巳平水 天官書 九

鳳城館藏



考要云十甲曰  
歲陰十二子曰  
歲陰太史公所  
論歲星躔次蓋  
依石氏經而甘  
氏及太初曆各  
異  
居與之居疑衍  
按考要云監德  
降入青章躔躔  
開明長列大音  
長王天睢大章  
天泉天皓皆歲  
星隨月所出而  
異其名也  
為長之為疑衍

楊慎曰躔即左傳  
左陰朱般之般

鄂歲索隱曰爾雅云在酉為作鄂李巡云作鄂皆物也枝起之貌鄂音愕今案下文歲陰

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

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太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關

茂歲索隱曰爾雅云在戌曰關茂孫炎云萬物皆茂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

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索隱曰劉氏音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

歲水女喪大淵獻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亥為大淵獻孫炎云淵歲陰在亥星

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一曰大星○索隱蒼蒼然星

若躍而陰出曰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

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索隱曰爾雅云在子為困敦孫炎云困敦歲陰

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

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丑為赤奮若李巡云言陽氣奮迅

也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索隱曰音昊漢志亦作昊

雖然黑色甚明索隱曰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

按考要云歲星  
變而為妖則有  
四者之名若紫  
宮左三星曰天  
槍右五星曰天  
栝義與此異也  
爾雅曰彗星為  
撓槍石氏曰撓  
槍彗異狀其  
殊一也

輔方也曰天槍天  
槍天槍名見恒星  
中今曰歲星所生  
則非恒星也又皆  
定以丈尺不知所  
據

按考要云淮南  
子曰熒惑常以  
十月入大微受  
制而出行列宿  
司無道之國為  
亂為賊為疾為  
喪為飢為兵後  
漢即顯曰熒惑  
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漢志

增補口已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十

天官書

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

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二月

生天槍正義曰槍音蒲項及歲星之精散而為天槍天槍天槍國皇天槍及登天刑

出東北西方其長四尺索隱曰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經文而志又兼載末兌進而

東南三月生彗星正義曰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

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見則長一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二月生天槍

京房云天槍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天文志云天槍主兵亂也長四丈末兌退

而西南二月生天槍正義曰槍楚行及天槍者長數丈兩頭銳出西南方其見不週

南占曰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旬奴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

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凶色

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星色赤黃而沈

所居野大穰正義曰穰八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八月

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韋昭曰星其野有破軍歲星二日攝提曰



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丈夫喪北為女子喪災惑天子理也

**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災惑**  
徐廣曰剛一作罰索隱曰案姚氏引廣雅災惑謂之執法天官占之災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則徐云察罰氣為是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燁怒之神為災惑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無道出入無常也  
**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

**禮失罰出災惑災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禮失則刑出災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國災惑災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  
徐廣曰以下云災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曰天官占云災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勾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災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何驕奢亂孽執法官也其精為風伯感

**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二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凶地**  
曰案還音旋旋疾也若災惑反道居其舍所致殃禍速疾則雖大反小

**九月太半凶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  
索隱曰久謂行遲也如此

**久而至當小反大**  
索隱曰久謂行遲也如此

**其南為丈夫比為女子喪**  
索隱曰宋灼云災惑守與鬼南為大夫受其咎北則女子受其凶也

**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  
正義曰凡五星鬪皆為戰鬪兵不在外則為內亂鬪謂光芒相及

**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  
正義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其

**國外內有兵與喪人民饑之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為太陽其國兵喪暴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者受慶施有四方無德者受殃乃以滅亡也**  
其下國

**感果徙三舍**  
延年二十一矣災

**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  
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

**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及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  
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災惑從太白軍憂離之

**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  
軍殺將

**其入守犯太微**  
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災惑廟也謹候此**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災惑廟也謹候此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  
索隱曰晉灼云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

**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  
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

**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徐廣曰易猶輕速也

**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  
增補曰巳平水

**志則曰天子失**  
星乃為之動晉

**故四星皆失填**  
視聽以心為主

**則曰仁義禮智**  
以信為主貌言

**殺盡夫而填星**  
為之動操業志

**也太史以歲星**  
主義災惑王禮

**填星主德太白**  
主殺晨星主刑

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丈夫喪北為女子喪災惑天子理也

禮失則刑出災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按天文志云平左乍右

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

補才也曰命令所從出者天下則天子一國則諸侯軒轅主後宮太微非犯帝座亦不應古

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災惑從太白軍憂離之

按考要云索隱引晉灼之註原出淮南子當居而弗居凶未當

軍殺將

居而居吉淮南太史之論益同

其入守犯太微

也太史以歲星主義災惑王禮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災惑廟也謹候此

填星主德太白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

主殺晨星主刑

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

故曰禮德義刑

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殺盡夫而填星

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

為之動操業志

志則曰天子失

則曰仁義禮智

以信為主貌言

以信為主貌言

視聽以心為主

視聽以心為主

故四星皆失填

則曰仁義禮智

以信為主貌言

以信為主貌言

以信為主貌言



信則填星大動也

物衰黃曰五星之行填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

揚慎曰白衣會謂大喪發矣若國哀大臨之事也

按若水天文志云為水

按考要云漢景帝中元五年四月水火合於參

占曰國不吉參謀更事與火合為旱與金合為白衣會也

深也六年深孝正死是其應也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金火在

妻占為大人憂殤帝崩是其所也

也

增哀黃曰五星之運行金本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

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

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

之國可重致天下正義曰重音逐龍及言五星皆從填星其禮德義殺刑盡

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

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

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

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正義曰

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

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北壯索隱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北壯

北名曰北壯年穀大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燥晉灼

曰火入水故曰燥○索隱曰案謂火與水俱從填星合也○正義曰燥忽內及星經云凡五星

火與水合為燥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為鏢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

為憂生孽卿與與金合為鏢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

不台饑戰敗也與金合為鏢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

孽卿索隱曰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鏢治鏢成則火與火與土之子大饑戰敗為北

軍正義曰為北軍北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悶正義曰擁於拱

有覆軍徐廣曰或云水火土三星其國不可舉事出地入得地金為

疾為內兵凶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

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

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凶五星皆大其事

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

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

七寸以內必之矣索隱曰韋昭五星色白圓為喪旱赤圓則中不

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

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行窮

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及東

行見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

在東壁故在營室

土二十八歲而周

天此論其常也同

舍曰合變為狀星

日散七寸以內光

芒相及曰犯居其

宿曰守相冒而過

曰凌經之日歷相

擊曰闕早出為贏

晚出為縮又超出

而前曰贏退舍曰

縮月相凌曰食此

論其變也

增補口已平水



一名明星詩曰  
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孫炎郭璞  
並謂晨見東方  
為啓明昏見西  
方為太白韓詩  
則謂晨見東方  
為啓明昏見西  
方為長庚李白  
母方娠夢長庚  
因字曰太白乃  
知長庚即太白  
也蓋太白附日  
而行日且出則  
謂之啓明啓開  
也日既入則謂  
之長庚庚續也  
助日之明故謂  
之明星也若所  
謂大竟大相則  
皆以遠日而名  
之也太白主兵  
高昇遠速靜躁  
見伏用兵皆象  
之吉及之凶也  
其他妖星如四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索隱曰太白晨出東方曰啓明故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註爾雅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正義曰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一名般星一名大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蠶一名大衰一名大爽徑一百里

及天矢。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其精散為天杵天杵伏靈大敗司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

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二十日其入

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

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正義曰其紀上元是星古曆初起上元之法也以攝提格

之歲與管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管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

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

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

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復與營

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索隱曰索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紀曆法則攝提格而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

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

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

百二十日入其廩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蠶。徐廣曰一作蠶剛其

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

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廩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

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

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

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

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

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索隱曰孟康云謂出東入西出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太後小兵

弱出小後入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廩淺吉深凶日方南金

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

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

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

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

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

布著天亦主兵  
亦名長庚然非  
太白也  
按上元古曆名



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贏正義曰鄭玄云方猶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也於日為近南也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侯王寸周禮云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孟康云金謂太白也影日中之影也

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日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行遲遲行角

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

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正義曰太白星圓天下和平若芒角有土事有年謂豐熟也其已出三

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哭晉灼曰哭退之不進索隱曰哭音哭亂反其下

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有糧食兵革遣人用之唯季反卒雖眾將為人虜其

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音可為

好事其國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正義曰比卑耳及下同比類也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應時節色變有類凡青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青色實其行凶也赤比心黃比

參左肩正義曰參色林反下同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

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所出

無得也索隱曰實謂星所合居之宿虛謂贏縮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色勝位有

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上而

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氣言平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正義曰疾漢書作病也上而

疾未盡其日過參天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

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修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

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

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

補方皆曰其日當

作其日蓋疾而未

盡其當行之日而

遽過也



按天文志天矢作天秋

正在西。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官星。明星。天。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祭日辰之會

正義曰。晉灼云。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九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之夕。候之。西方。

以治辰星之位

索隱曰。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是也。皇甫謐曰。辰星一名鏡星。或曰鈞星。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日北方水太陰之精

主冬。曰壬癸。刑失者。謂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聽失。逆時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也。

出辰星

正義曰。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細極。一名鈞星。一名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聽失。逆時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也。

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

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

按考要云。太史公曰。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奕能星。鈞星。然則辰星乃免星之別名也。辰星與太白俱附日而行。故其出入蚤為月蝕。晚為天矢。二星同也。

補方苞曰。辰星與日行度同。雖有遲速。相去無幾。讀

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

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

蚤為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索隱曰。宋均云。辰星與月同。晚為精。月為大臣。光期而出。是躁也。失則當誅。故月蝕者。所以為災祥也。晚為

彗星及天矢。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索隱曰。宋均云。辰星陰也。彗亦陰。陰謀未成。故晚出也。其時宜效。不效為失。

正義曰。效見也。言宜見不見。為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

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

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

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

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

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

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

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

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



曰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水生金母子不相從故上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為格格謂不和同故野雖有兵不戰也

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

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凶地辰星來抵太白

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正義曰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則破軍殺將客勝也破軍殺將客勝

索隱曰案旗蓋太自芒角似旌旗下出客凶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

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索隱曰案廣雅云辰星謂之免星則辰星之別名免或作免也間可滅劍蘇林曰滅音劍

函谷也其間可容一劍○索隱曰案蘇所說則滅字本有函音故字從滅也○正義曰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太白可滅劍明廣雅是也

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鈞星索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

小正一也辰星二也天攬三也安周星四也細爽五也能星六也鈞星七也

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

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

按天文志无赤行窮兵之所終

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

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開地

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

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

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

不長

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

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鰭參益州

鬼雍州柳七星張二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繼夷星

也

兩軍相當日暈如淳曰暈讀曰連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

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候王指暈

按天文志漢書指暈俱作破暈



按天文志其發疾作其後發病

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章昭曰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索隱曰

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索隱曰太陽皆道也月行近之故有水旱兵喪也

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索隱曰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為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主五月也

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索隱曰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

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陰南河以陽則水旱兵喪也

旱水兵喪

月蝕歲星正義曰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其宿地饑若凶熒惑也亂

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一云食

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

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二月而復始

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二月而復始

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

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

國皇星正義曰皇星者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九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

光縉曰按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司馬遷蓋本諸此王臨川云日食非其常也然比月食則以陽侵陰

曾補之曰平水

天官書

十七

二風之官



猶為常也此日

而食則為變大

矣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亦以此爾

變記不狀類南極徐廣曰老入星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昭明星

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釋名為筆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亦曰日華星也

大而白無角乍上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乍下

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

所出國起兵多變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五殘星

索隱曰孟康云星表有青氣量有毛填星之精也○正義曰五殘一名五銖出正東東方之分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則見五分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

徐廣曰大一名六賊出

出正南南方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賊星

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正義曰大賊星者一名六賊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出則福合天下

出正南南方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出正西方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司危星

孟康曰星大而毛兩角發惑之精也○正義曰司危者出正西方分野也大如大白去地可六丈見則以天子不義失國而豪傑起

出正西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獄漢星

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一彗縱橫亦填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

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

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按大謂其狀大類辰星與下文大而赤自同

地維咸光

正義曰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

亦出四隅去

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凶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

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

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

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

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歸

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

孟康曰星名

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

索隱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水氣河圖括地象曰河精為天漢也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

水少則旱

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

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

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

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

墮及炎火

索隱曰炎音艷

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

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

索隱曰格澤一音鶴鐸又音格澤格胡客反

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

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星多火占

按考要云張衡云地有山嶽以宜其氣精鐘為星至多莫如水水精為漢春秋傳梓慎之言曰星字及漢漢水祥也

揚慎曰害星經作客客與獲合韻

增補口已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十八

二風文官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句一作營。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螭。李奇曰：怒當音也。或曰怒色青。

枉天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正義曰：著音直略反。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正義曰：春秋云：星隕如雨是也。今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索隱曰：章昭曰：精謂青明漢書作牲亦作星。郭璞計三蒼云：腥雨止無雲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主於晦朔朔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正義曰：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氣也。釋名云：雲猶云來盛也。氣猶饑餓然有聲而無形也。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二千里雲氣

按考要云：考白虎通：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于人。民也。又云：王者德至文表則景星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按荆州占：有瑞星。

有瑞氣太史公所謂景星格澤星皆瑞星也。所謂瑞星也。瑞氣也。瑞星之名凡四。又曰：周伯星。又曰：倉譽星。瑞氣之名凡三。又曰：昌光。昌光亦如龍狀。見則聖人作也。按漢書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却。

有獸居上者勝。正義曰：勝音升。刺及雲雨氣相敵也。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降。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或曰：搏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周。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土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行軸。索隱曰：姚氏案：兵書云：管上雲氣如織勿與戰也。雲搏兩端兌約雲如繩者居

前。巨天。索隱曰：劉氏杓音時。酌及說文音丁了及許慎註：淮南子云：杓引也。其半半元其蓄者類闕旗。索隱曰：蓄音五。故鈞雲句曲。正義曰：句音古。侯反。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

謂方苞曰：搏圓厚也。言難以五色占。然必潤澤搏密光色動人乃有占。其浮散之雲雖零似諸物者則無占。下

增補曰：已平水

天官書

十九



兵必起合圖其直  
七字乃諸星下脫  
文誤綴於此

按考要云氣即  
雲氣也晉志云  
東夷氣如樹西  
夷氣如室屋南  
夷氣如閣臺或  
類舟舩又云韓  
雲如布趙雲如  
牛楚雲如日來  
雲如車魯雲如  
馬衛雲如犬周  
雲如車軫秦雲  
如行人魏雲如  
鼠鄭雲如絳衣  
越雲如能蜀雲  
如困此因地而  
異形者也若乃  
華以南之氣下  
黑上赤恒山之  
氣下黑上青高  
高三河之郊氣

正義曰雀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  
藹之象故因作華蓋也京房易兆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蔽日  
在西北為  
舉賢良也 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圖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

旁日旁雲氣人主象 正義曰洛書云有雲象入青衣 無字在日西天子之氣 皆如其形以占故北

夷之氣如羣畜穹閭 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蓋 謂以託為閭崇穹然而宋灼云穹獸名亦異說也 南夷之

氣類舟舩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 徐廣曰古 作泉宗

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正義曰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入是攻山氣 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鬱林氣多隆

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燥暑氣多寒氣多毒谷氣多瘳丘氣多狂行氣 多仁陵氣多食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瀉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 象其氣皆 應其類也 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 如淳曰蔡邕 云麻田曰疇 城

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 正義曰 卿雲 卿音慶

見喜氣也若霧非霧 索隱曰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亡遺反爾雅 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也 衣冠而不濡

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

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 孟康曰謂天裂而 見物象天開示縣

地動圻絕 正義曰趙世家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動自樂徐以西 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二十步 山崩及徙川

空豁狀 徐廣曰土雅曰坎音服駟案孟康 曰豁谷也坎崩也蘇林曰坎流也 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

闕泉枯橐官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

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

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 倍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索隱曰逢倍 謂相逢而驚也倍亦作逢音同化當為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

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日王者歲首立春日四

時之卒始也 索隱曰謂立春日是去年 四始者候之日 正義曰謂正月旦歲之 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

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 孟康曰魏鮮人姓 名作占候者

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 孟康曰戎菽胡 豆也為成也

小雨 徐廣曰一無此 趣兵 索隱曰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 則戎菽成而又有小雨則其國

赤勃碣海岱之  
間氣黑江湖之  
而異色者也  
又云登州志西  
南去海五里春  
夏時遙見水面  
有城郭市肆人  
馬往來土人謂  
之海市按海市  
春夏之景即太  
史公所謂樓臺  
宮闕之氣也而  
人馬往來之狀  
即晉志所謂會  
雲如馬秦雲如  
行人者也  
補方苞曰或曰此  
節申明上候息耗  
非也前文已明無  
庸覆演宮廟邸第  
亦視其潤澤枯槁  
魚鼈鳥鼠亦有去  
就蒙於上而辨係  
於下者古文簡奧

增補曰已平水 天官書 二十



按漢書水滄地長澤竭見象為是

按漢書閩泉作潤息

按天文志其作與化作訛

風占

人聲占

雨占

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韋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

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

日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

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正義曰正月且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

無災害也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

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

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

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

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

月旦比數雨索隱曰比音鼻律及數音疎舉及謂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

極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

占水旱孟康曰月一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

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正義曰按月列宿日風雲有變占其國升太歲所在則知其歲豐稔水旱饑饉也月所離列宿索隱

太歲占

土炭占

方苞曰炭當作灰陽慎曰泉出躍即月令水泉動

按冬至日古人以土圭測日之晷景以觀長短正義與歲星並注誤

方苞曰正義以景連下句誤方苞曰逢大也天問後嗣逢長逢音龍

補方苞曰直紀災異而所應之說則不書也

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星穰水毀木饑火

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申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

惡冬至短極縣上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上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

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

有殃正義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

三代紹而明之索隱曰案謂五紀歲月星辰曆數各有一家顯學習之故曰五家也

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

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

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

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正義曰機音機顧野王云機祥吉凶之先見也按自古以來所見天



歸有光曰太史公變國皆異其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并圖籍凶吉是以孔子論六凡叙來歷必宗孔子而班固其後六經

光緒曰咸一作賢楊子云選巫賢兮叶天閣石公所著有星經為百代歷家之祖

補方苞曰三五謂三大變各五百歲通為一紀二紀而大備也二紀上下已各千歲必通三紀以次相續上下各千歲者五然後天人之際變應悉可考矣

王世貞曰春秋之書日食也重之也以有常乎無常乎曰不謂其常也于何知之曰禮知

禮有當祭而日食者朝而日食者送筮而日食者其預知也則胡不先期而易祭而朝且筮也先王之法廢久矣日食之有推自漢始也知之其不書乎曰胡弗書也常而變者莫大焉然則何以不書月食曰此義微矣寧使天下蕩陰教而不脩無寧使其疑陽也聖人之長女德深矣

按考要云春秋无彗星之書太史公所引蓋指星字也公羊傳曰彗者何彗星也郭璞亦釋彗為彗言星形字字似彗也然齊世家景公見彗星而嘆晏子謂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蝕三十六。正義曰謂隱公三年二月乙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七年七月丁巳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蝕三十六也彗星二見。正義曰謂

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星隕如雨。宋襄公時星隕如雨。正義曰謂僖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于大辰哀公十二年有星于東方

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疆伯。正義曰秦祖非子初邑於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陽荆蠻吳太伯居吳周章因封吳號勾吳越祖少康之子初封於越以守禹祀地稱東越皆戎夷之地故言夷狄也後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皆得封為伯也

田氏篡齊。竝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正義曰王于放及謂漢孝景帝三年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也言從衡者繼

侯韓文侯趙敬侯共滅晉靜而三分其地竝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

增補史記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 二十二 鳳文館藏



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弗即字也新書亦云日之精變為彗則

是彗字原二星特其類似而占不同耳

楊慎曰春秋星隕如雨魯莊七年非宋襄時正義註非

按此七國即七雄自諸侯借王故曰相王若漢

七國則本耳耳且于縱橫等說无干正義注非

補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誤

秦并吞二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

日歲星熒惑填星

畢主之

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

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衣旒裘引弓之民為陰

占於街北昂主之

陰則月太白辰星

故中

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

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

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也

是胡貉數侵掠之也

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蹀疾常

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

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合宿乃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視旗所指

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在索隱曰此案春秋緯文耀鉤故云故日也

諸侯更疆時苗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十年之間

按山川脈絡如此

米鹽細碎也言阜唐甘石等因時務論其書傳中災異所

記錄者故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也

二十八舍主十一州

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

熒惑占於鳥衡

占於虛危

宋鄭之疆

候在辰星

候在歲星

占於房心

及

秦并吞二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

日歲星熒惑填星

畢主之

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

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衣旒裘引弓之民為陰

占於街北昂主之

陰則月太白辰星

故中

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

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

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也

是胡貉數侵掠之也

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蹀疾常

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



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

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

年。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胃

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

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

尤甚越之，凶熒惑守斗。

兵征大宛，星弗招搖。

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

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及逆行，逆行所守

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

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

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

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

宮，正義曰：中房心，正義曰：權衡，正義曰：咸池，正義曰：虛危，正義曰：列宿，部星

常，孟康曰：關狹若三，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水火土三星若

五佐，正義曰：言水火金木土，為經緯，見伏有時，正義曰：五星行南北

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

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凶，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

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

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見災于天，劉向以為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

之將食先有黑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

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

索隱曰：三五謂三

氣之變

有度是之謂經緯

見伏有時，贏縮

宿五星，佐五官

氏房心尾箕七

七宿，歲星為木

星主東方角亢

星主南方鬼柳

按初言春秋星  
隕而五伯代興  
次言漢初日蝕  
而諸呂作亂又  
次言元光元狩  
蚩尤旗見而兵  
師四出正以警  
時君脩德脩政  
之心  
楊慎曰：戒即唐一  
行說山河兩戒之  
戒

索隱曰：韓音力卓反，聲  
聲事之分明也  
日兼音佩，即率星也。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或占曰：南成為越門，北成為胡門。其  
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域也。其河成即南河北  
也。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正義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主  
胡兵也。占角變則兵革大行。此其犖犖大者

楊慎曰：未有不先  
形見而應隨之一  
句一篇要語，鎖盡  
上下文意

按考要云：紫宮  
即天極之中宮  
也。東南西北列  
之為五，二十八  
宿屬焉。五官定  
位，經緯有常，是  
之謂經。辰星為  
水星，主北方斗  
牛女虛危室壁  
七宿，熒惑為火  
星，主南方鬼柳  
星張翼軫六宿  
填星為土星，主  
主季夏，獨主南  
方并宿太白為  
金星，主西方奎  
婁胃昂畢皆參  
七宿，歲星為木  
星，主東方角亢  
氏房心尾箕七  
宿，五星佐五官  
見伏有時，贏縮  
有度是之謂經  
緯

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皆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七  
天官書  
二十四  
鳳文館藏



揚慎曰日變修德辰五謂三句謂日掌德月五星也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帝而天門為之開以發德化也天門即左右角間也○正義曰為于偽反下同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也春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謂王者

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天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故天牢為之空則人主當放過宥罪者也○正義曰赤帝南方赤熒怒之帝也夏萬物茂盛功作大興則天施德惠

天牢為之空虛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含樞紐之帝季夏萬物盛大則當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

大赦含養羣品也救日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

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索隱曰一曰二曰謂占星之家異說太史公兼記之耳畢昴為之圍正義曰

方白招矩之帝也秋萬物成則暈圍畢昴三幕帝德乃成也圍三幕德乃成不三幕及圍不合德不成

二日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叶光

為之動為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單南畢西北為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天子更立年索隱曰案天謂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不德風雨破

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索隱曰上云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則三衡者即太微也其謂之三者日月五星也然斗星第六第五亦

名衡又參三星亦名衡然並不為天廷也○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魁四星為璇玑杓三星為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又太微天子宮庭也太微為衡衡主平也為天庭理法平辭理也接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

號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教令也客星

出天廷有奇令索隱述贊曰在天成象有同影響觀文察變其來自往天官既書太史

做掌雲物必記星辰可仰盈縮匪德應驗無爽至哉玄監云誰欲網

巖谷修岡千仞同校石川鳩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七終

天官書

二十五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

二十五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

二十五

鳳文館藏



評點史記詩林 卷之二十八 鳳文館藏

Tabl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mostly blank space.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封禪書第六

按師古云封禪者封土于山而禪祭于地也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也

禪以爲招來神仙致不死之術而假儒術以文之曰具見其表裏以儒術文之用自託於古帝王之功至德洽者表也而妄意於上封則不死者裏也究觀方士祠官之意言推究其意專以道誤達君之惡而不主於敬鬼神之祀也

楊慎曰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在後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後所引管仲對齊桓公十二君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應此句意曰蓋有無其應而用其事者矣後所論秦始皇云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耶應此句意曰未有睹符瑞而不察泰山者也其後凡言符瑞如黃龍寶鼎亦應此句意又曰雖受命而功不至功不至謂未有天下而政不及泰山者也所謂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應此句意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至梁父謂已有天下而政及泰山也所謂武王克殷天下未寧而崩周德之洽惟成王亦應此句意以漢高比武王則德猶未洽也曰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意謂漢文也睹符瑞而臻功至德洽而暇給意雖屬武帝而辭有憾焉史筆之妙此篇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不肅祇後稍息慢二語關綴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包括其中則其語不散篇終贊語又兼封禪神鬼等事而總括之文法關鍵之妙也

曾補已巳平末 封禪書 鳳文館藏



楊慎曰封禪河渠平準三書太史公得意之作

唐順之曰封禪平準以年分叙河渠以事類叙

王維禎曰讀封禪書乃見太史公手筆

李坤曰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補方苞曰歷叙舜禹周公之典祀而曰郊社所從來尚矣見尚書周官所載三代以來未聞所謂封禪者也然則管子及傳所謂封禪七十餘王何所據乎曰唯成王近之微示其無稽也

按此書直書其事而其失自見有諷意無貶辭可為作史紀時事者之法 按此書以命字德字符瑞字為關鍵又連用蓋字若字云焉矣字皆極有意 按白虎通云東方為岱宗者言万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為霍山者霍之為言義也陽里義養万物也西方為華山華之為言養也言万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嶽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 按書中多用皆字如字各字俱省文也 按白虎通云三載一閏天道少備五載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狩補方苞曰武帝封禪將以祈天永命也豈知淫德好神乃亡國之徵乎 按大禹歷盡山川有事山岳而太史公止括之以一言曰禹鑿之短長各有其度類如此

兗州鎮曰岱尾宗

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

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還瑞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

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

必廢二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

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埋滅其詳不可得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賭

符瑞見而不至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

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

南嶽衡山也 正義曰拾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嶠 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 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

山也 正義曰拾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

恒山也 正義曰拾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 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

也 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正義曰拾地志云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 五載一巡狩禹遵

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 索隱曰如淳按國語二龍去于夏處

也 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

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徐廣曰陟妖不勝德太戊修

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猶告也巫咸臣名今

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觀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讓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 後十

補方苞曰有德則妖異不為災與寶鼎一角獸反對

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 徐廣曰一登鼎

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

慢神而震死 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渭為暴雷震死也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

曾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二



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

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蓋以節觀者也

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文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

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猷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

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

牛牴羊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駟牴杜羊也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

索隱曰地理志云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也○正義曰拾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

此城也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李奇曰郿音采山阪曰高縣屬馮翊衍者鄭眾註周禮云下平曰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

李奇曰於旁有吳陽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大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紳也插索隱曰姚氏云摺當作縉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也故史記諸書亦多作薦字也

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索隱曰云語詞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之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拾地志云陳倉山在今岐州陳倉縣之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之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

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以一字祠命曰陳寶璠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雌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索隱曰按列異傳云

田汝成曰始未嘗二句與功臣表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二句句法同按說死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何以視諸侯能通百用濁焉能通百用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按辟雍者辟象璧雍圍之水以象教化流行洋之為言半也制度半于天子之辟雍也按國語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并繼之

故記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補歸有光曰自未作郿時作郿時後與下數其後字相類

按夜雉漢書作夜鳴師古云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



八年。秦德公既立，下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索隱曰：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鄜時，今按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魯修僭祭，亦以祭天蓋字誤。作伏祠。索隱曰：按服虔云：周之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謂之三伏，誤矣。秦紀謂初伏者伏之，祠始自秦也。按月令：季春，磔以畢春氣，春者，生成之氣，穰邪氣則生成之，氣完也。又按：今正月以白大血題門戶，辟除不祥，取法于此。唐順之曰：以年月申齊泰如一國事，神方苞曰：黃帝鼎湖亦猶秦繆公上

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地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七十二家。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在蒙陽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者律曆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炎帝與神農身戰于涿，神農諱云炎帝。傳位八代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駟按：服虔曰：亭亭山則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顛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為會稽亦曰苗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昇耳之

山。韋昭曰：將上山，纒東其馬懸鉤其車也。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曰：耳耳山名，南伐也。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者，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封禪，聲自

增補 已平水 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 四

天之矣。故於後特書繆公立二十九而卒。唐順之曰：此賭符瑞見而臻泰山，神方苞曰：管仲能止君之妄與，漢公卿不能辨明封禪反對。楊慎曰：無懷氏至周成王十二君皆受命封禪者也。按考要云：白虎通云：云作禪，釋言三皇禪于繆，繆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經釋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謀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者，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封禪，聲自

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殷孤竹國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昇耳之山。在河東太陽平讀如字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文書也。辟音僻，賈逵云：山險也。南伐至召陵。正義曰：召音邵，拾地志云：召陵故城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荊州記

順陽益陽二縣

順陽益陽二縣

順陽益陽二縣

順陽益陽二縣

順陽益陽二縣

順陽益陽二縣

順陽益陽二縣



遠古而盛于黃帝之世黃帝本紀云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

余有丁曰此所謂賭符瑞而臻太山者也

王維楨曰夷吾所以佐伯者有權設也

唐隆曰尚書中候云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不臻

未可以封鄭玄註云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鱓

楊慎曰管仲之言是謂無其應而事焉則不可也應前

堯坤曰漫入繆公一段豈以繆公前皆上天之言

方也曰孔子論

鳳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母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

晉國之君平其亂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

述不及封禪則傳言七十二王亦無稽之談可知矣

按梁父太山旁山名

唐順之曰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

而曰不暇給

王武王成王三君作柱于至後則以高祖文帝武帝分比云乃太史公尊

漢虞

按鄭玄云狸之言不來也詩有射諸侯首不朝

著之言因以名篇故其以因諸侯不朝設射狸首而太史公釋其義曰諸侯之不來也

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兵車之會三

索隱曰按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

而乘車之會六

索隱曰按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

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

禪鄆上之黍比里之禾

應劭曰鄆上山也鄆音霍○蘇林曰鄆上北里皆地名○

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曰光武改高邑常山二云鄆上山名

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鱓○索隱曰鱓音各

乃得行今江東人呼為西海致比翼之鳥

○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柴黑色有一眼必兩片相合

王餘亦曰阪魚也

○索隱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

鳥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鱓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母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

晉國之君平其亂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

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

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

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

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

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陪臣祭泰

山非禮

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

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

徐廣曰狸首一名不來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

皇覽曰萇弘家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也

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

徐廣曰凡距作

後四

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索隱曰儋丁甘及孟康云即老子韋昭

云年表儋後孔子百餘年非老聃

秦始

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

索隱曰大頰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

列為諸侯是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

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

始皇元年誅繆母正一十

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

增補

己平水

卷二十一

封禪書

五

鳳文

館藏

歲



七年孟康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正義曰王于  
攷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亦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為附庸邑之秦是  
離也五百歲復合者謂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於秦秦  
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者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謂  
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  
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五百歲矣諸家解非也 櫟陽雨金  
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註在櫟  
山西縣人先祠山

鼎出汾陰有司附

下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封○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龍西四變先山

會之矣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

柯維騏曰按周紀

入爾雅曰右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按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

報王卒周民東亡

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

秦取九鼎寶器始

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蚘六五六團  
長十餘丈○韋昭曰黃地色螾地物故以為瑞○索隱

皇本紀云遷過彭

益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有火今秦變

城齋戒禱祠欲出

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

周鼎泗水使千人

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  
水北方黑水終

沒水求之弗得夫

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  
水北方黑水終

先社亡而鼎沒周  
滅而鼎遷其事相  
反封禪善并存其  
說蓋傳疑也  
王鑿曰以上歷代  
祀天地或祠山川  
或祠羣帝凡以祈

數六故以方六寸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瓚曰  
水陰主刑殺故尚法 卽帝位三

福田耳非必如秦

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縣之驛山騶縣本和國魯穆公  
改作鄒從征記北巖有始皇所勒名

漢專為告功德以

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

誇後世也

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蒲  
裹車輪也掃地而祭

封禪尚不以為不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純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

死之術

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

此純儒生是異日

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

坑儒根源

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

皇繼儒生至海上

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

遇蓬萊事比之乃

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

太史公繼漢處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  
當天中

茅坤曰不得於諸

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居臨菑

儒生之議而強為

封禪及聞諸儒生

之譏而又轉而偏

齊



祠名山川以及神仙之說神者又從封禪而垂其所之者也

楊慎曰南郊山下當作南郊下下師占云下下謂最下也

按觀書後有天字至梁父禮祠地主之句則此八神名當在主字為句矣

按師古云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按此下二段皆以自及二字相喚應

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按解道處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一曰地主

祀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

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曰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

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關皇覽

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三神山顧氏按地理志

五曰陽主祠之眾正義曰括地志云之眾山在東萊曲成參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昭

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

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瑯邪臺在渤海

有四時祠也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

損益珪幣禘禘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索隱曰威王宣王也騶子之徒韋昭曰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及秦帝而齊人

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羨門子高韋昭曰皆

妙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  
八火仙也可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按裴秀冀州記云候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獲為  
武陽人為相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八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用事隨方面為服索隱曰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

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

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

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

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

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曰未能至

余有丁曰按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極意莊點

皆寓譏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

按師古云甘心謂會嗜之心不能已也

補歸有光曰文之總束又是跌宕世

曾補曰已平水

封禪書

七

二風文官



主莫不甘心焉未  
能至望見之焉都  
是跌宕處跌宕多  
矣字  
楊慎曰此上兼言  
歷代巡祭巫咸郊  
時方怪九鼎方士  
神仙等事皆為漢  
武事張本

按以下並秦祠  
祀非封禪也  
按此摠諸名山  
大川及小諸神  
祠祀典

按此下又以自  
及二字相喚應

邵寶曰名山大川  
曷為表也為天下

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瑯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  
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增從上郡歸後五年始

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  
還至沙丘崩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

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  
功德索隱曰小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

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謬文學  
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諷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

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正義曰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

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  
文武都鄆鄆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也故嵩高為中嶽而四

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  
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

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嶺山杜預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

南今二殺山是也亦音豪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  
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湘山在長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

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索隱曰按字林涸竭也下各及小顏云涸隱曰為于偽反秋涸凍索隱曰按字林涸竭也下各及小顏云涸讀與互同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

冬賽禱祀索隱曰賽先代反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  
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華物也謂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薄山薄山者襄

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索隱曰應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鄭元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西城北與中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也正義曰薄白落反襄色眉及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寸棘一名渠山一名雷首

一名獨頭一名首陽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西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  
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岳

史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徐廣曰在沂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峭山在西郭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云臨晉鴻冢瀆山在汶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

表也三代命祀位  
則莫矣故君有易  
都祀无易望編安  
者望可以通乎未  
能治其人而欲事  
于神是誣神也神  
誰享之然則在諸  
侯者何如諸侯之  
地固天子之地也  
唐順之曰叙得錯  
綜

余有丁曰按吳即  
岍山書傳岍縣西  
吳山古文以為岍  
山即此



水祠。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取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二十里。山海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馮修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西祠漢中。索隱曰。水經。河水出武都沮縣。水死化為河伯。應劭曰。夷馮夷乃水仙也。

漢中樂彥云。秋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漢女著神是人也。秋淵祠朝那。減不生草木。音將麥反。○索隱曰。秋子小反。又子山反。龍之所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祠在平高。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水出岷山。縣東南二十里。秋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廟在江都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廣雅云。江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蜀守李水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祭。四瀆用三牲。圭沈有車馬。紺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泗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

按郊祀志牲下有一亦字

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豕。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為大豕。爾雅云。山頂曰豕。蓋亦因鴻豕為號也。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產。正義曰。括地志云。灞水古滋水也。亦名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在雍州藍田。縣灑水。即荆海。猶柳之下流。在雍州萬年縣。長水。豐滂。徐廣曰。音勞。駟按漢書音義。水名。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管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十涇渭皆三州記。灑水出鄠縣南。○正義曰。括地志云。灑水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灑谷。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涇洛。正義曰。云。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渭。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二淵。正義曰。云。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渭。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二淵。正義曰。

按灑水滙水俱見夏紀

云。二川源在慶州華池縣西。子。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道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午嶺東。二川合因名也。北一里。故道城。蒲山嶽。嶧山之屬。徐廣曰。嶧音先許。及。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泗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儀。祭參辰於池。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一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至天。小神不。十四臣。索隱曰。九臣十四臣。並不見。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餘。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述亦未詳。漢書作逐。西亦有數十祠。索隱曰。西。即隴西之西。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地理志。湖縣屬京兆。有周天子祠二所在。於下邦。有天神。灑滴有昭明。索隱曰。按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天子。辟池。索隱曰。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為辟池。即瀉池。所謂謂天子辟池。節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豐。武王都瀉。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於社。毫有三社主之祠。昭。曰。毫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薄縣是。○索隱曰。徐廣云。京兆社縣。有毫亭。則社字誤。合作社。毫且據文列於下。皆是地邑。則社是縣。按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而臣瓚以亳為湯邑。故。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云。在於濟陰。非也。按謂社。毫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而雍。營廟亦有社主。李奇曰。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而雍。營廟亦有社主。李奇曰。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天災。故壽。而雍。營廟亦有社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社主祠。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而杜伯死。

增補已巳平水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九

鳳文館藏

增補已巳平水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九



故祠之也。○正義曰：拾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曰：謂其鬼雖最小而有神靈者。

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奇語。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酈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拾地志云：酈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

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聊，時駒四匹，木

禺龍，轅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奇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木禺

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

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以至飾。二年一郊，秦以冬

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也。狀若井擊

暴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

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解張晏一音權。周禮有司燿燿，火官張晏解非，拜於咸

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

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

凌約言曰：叙秦始終與漢武一舉子

按此據秦祀典

長之意微矣

楊慎曰：以高祖比

武王，則有天下而

德未洽，日不暇給

者也

○增屠隆曰：秦以十

月為歲首，故常以

十月上宿漢高以

十月至咸陽，因以

十月為歲首，又悉

召故秦祝官，如其

故儀禮，此漢襲秦

陋處，太史公作禮

書云：叔孫通頗有

所增減，大抵皆襲

秦故，大抵云者，諱

之也，實則一耳

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

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留祥，輒祝祠移過

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

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徇沛為沛

公，則祠蚩尤，豐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賜立為漢

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

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

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

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

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

詔御史令豐、灃、洽、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



○又曰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改陰陽為聖下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投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下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我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否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然則漢高禱粉柳社有應遂以建立諸神祠者理不得信耳

光緒曰后稷祠已在前天地五帝祠內但只是歲時祀宮中未及立祠郡國故

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也

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書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

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

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義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洽天九成天也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

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也

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書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

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

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義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洽天九成天也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

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也

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書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

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

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義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洽天九成天也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

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也

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書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

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

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義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洽天九成天也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

此詔郡國縣祠之讀者不可誤謂前此未有祠因或人建議乃始立祠也光緒曰今人三月初十日午魏氏擇用丁未魏主嘗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更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於歲始未社也至於晉則社孟月之西日各有不同如此按師古云艾讀曰艾茅坤曰詔祝釐官罷祝可而因歲稷而增幣不可按駕被謂駕車被馬之飾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一 鳳文館藏

雖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司命鄭眾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

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司命鄭眾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



陸可致曰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夥矣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生皆以為水土之德而程子亦且有唐為土德無水災之語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亦帝呼而漢玉則亦可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難據蓋水災特其都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不宋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水之運耶抑水之運已盡而金乘之耶是其微驗之無稽者也

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文帝十五年春。正義曰按成紀云秦州縣。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中立五廟。正義曰。拾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官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字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帝一殿。面各

余有丁曰刺作刺字音同

增補史記評林

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正義曰渭。非按拾地志渭北咸陽縣有灃池。始皇逢盜灃池者也。言灃引渭水入灃池也。疑灃字。誤作灃。重更錯失。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採取。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制。七賜及。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按如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也。直其立處作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曰晉灼云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却。三合。豈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出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二

鳳文官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

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息

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

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

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

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天下艾安措紳之屬索隱曰措紳也言挾笏于紳帶

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

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

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管等姦利事徐廣曰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

臧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云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之術薄五經因欲

絕秦事太后太

后怒故令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

揚慎曰武帝封禪

事神等事蓋賭符

瑞見而臻大山祇

廟而過者也

茅坤曰太史公撰

封禪書而雜引歷

代祠祀志蓋牽于

武帝時方士所稱

禱祀之說實非封

禱本義也

按漢書孟康註

死若下有字也

二字

何孟春曰李氏旅

泰山大夫爵諸侯

之禮漢武祀內姓

天子行大夫之職

再求不能救孔子

責之李少君之誣

因其容誅乎而當

時廷臣不能一言

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正括地志云漢五

神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一男數歲

神君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死若祠之遂聞言死若為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

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

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

舍之上林中號氏觀徐廣曰號音啼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死若孟康曰產

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康曰武帝外祖母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

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龍穀道邵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

道索隱曰如淳云祀龍可以致福按禮龍者若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龍祠祀

融淮南子炎帝作次官死為今之龍神司馬彪註莊子云浩龍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音浩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徐廣曰深澤侯姓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

增補史記平林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十三



議其罪也

人主方駟案如淳曰疾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家人主方藥者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

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

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

嘗從武安侯飲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

寢

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官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

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安期生

董份曰上言一坐盡驚此言一官盡駭大史亦作對語耶

後代執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奈何對曰魯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振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千田氏其如君何即此也

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禪為不死之術

傳云李少君字雲

翼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殺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因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

上言巨能凝頑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升天身生朱陽之翼

翼備員光之異疎則凌天伏入元

開控龍而八遐通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棄大如

瓜鐘山之李太如瓶臣以食之遂生

奇光師安期投臣口訣是以保萬物

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按海上燕齊句與前周人言方士句相應

補歸有光曰古者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太一天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太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

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

封禪書

十四

鳳文館



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為句一天句一地句一太

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以解殃求福也。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神。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澤。澤一作山。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作嶧山。嶧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蓋異代之法也。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按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按其祀用乾魚。不享牲牢。或如顧說。陰陽使者以

揚。慎曰。此三段叙事簡明。而各結天子令祠三句。伸縮倒。煥妙甚。

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今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

帝用某物。又倒一。文法云。冥羊用某物。祠以後只云用某物。祠而總之曰。今祠官領之。各如其方。有許多情景在。裡面。

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續。以薦。直金一。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正義曰。曰金三品。武帝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十二。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三曰復小隨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曰。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為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為龜。甲也。其明年郊雍。徐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

化如此。蘇軾曰。史遷書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

一牛。以燎。正義曰。方召反。焚也。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此

增文曰。下一以字。代用字。蓋文法變

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直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

按蓋麟云。與管仲言麒麟來。暗應。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齊人少翁。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夫人。徐曰。外戚傳。封禪書云。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

余有丁曰。按武紀。君庶然。漢書詔獲麒麟。此若麟然。正明其非麟也。

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

光緒曰。按漢書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帳。而令帝居他帳。遙見一好女。如夫人之貌。而不得相。近帝益傷感。為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何何。惻惻。其來遲。

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謂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來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略不詳。

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蓋帝之迷惑如此

光緒曰以後凡曰文字皆見武帝甘得之心不

息

蘇隆曰隱之二

字甚有著落為下文成食馬肝死耳

張本

按此又一神君

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

當

余有丁曰肅然形

容最得

余有丁曰按武紀

作所欲者言行下

謂神所欲言上輒

為下之

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

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簡一枚捕驗問無蹤跡也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

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用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

賦曰立修壑之仙掌承雲表之潔露是也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疎巫醫無所

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

根也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韋昭曰即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赦置酒壽宮神君

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常

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

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畫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故世莫

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符其明年冬天子

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

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

公自周至漢其職轉果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

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

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

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

壘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

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

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按漢書云天子東幸汾陰男子

王維楨曰以漢武之雄而昏迷至此其病根揔只貪為若海故曰人主之心不可有所蔽蔽則譬之面牆矣

盧舜治曰郊雍乃封泰山張本記后土乃禪梁父張本後段一一相應

蓋此時尚未巡狩後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

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

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

漢書音義曰或云策畫之法也

○正義曰畫音獲按畫一之法

蘇林曰得

黃龍鳳皇

諸瑞以名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

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

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符

其明年冬天子

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

史公

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

增補史記平本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六 鳳文官



公孫湯洋等見  
汾陰旁有光如  
絳遂立后土祠  
于汾陰雁上如  
寬舒等議  
按天子始巡郡  
與始皇始巡郡  
縣句相應

增屠隆曰不夫言  
不足以欺入主戰  
國策士之習皆然  
如下文黃金可成  
可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  
空語無事實耳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  
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  
浸尋於太山矣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遊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  
其春樂成侯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上書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  
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  
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康王  
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符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中得也  
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  
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  
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  
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曰韋昭云羨門古仙人應劭云名子高顧以  
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  
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

重份曰君諱言臣  
死而託之馬肝臣  
欲要君而妄希親  
屬武帝非不英明  
而一為方溺則聞  
愚如此其得不亡  
幸也

茅坤曰按洞冥記  
云鄧支國貢馬肝  
石如馬肝春碎以  
和九轉之丹用拭  
髮白者皆黑帝坐  
看臣于甘泉有白  
髮者賜拭皆黑齊  
人李少翁以神仙  
惑帝帝乃以馬肝  
石賜少翁少翁死  
即文成也今人見  
景帝有食肉不食  
馬肝為不知味之  
語遂謂文成食馬  
之肝而死非也  
補方也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言君  
之得臣也鴻漸於  
盤飲食衎衎言臣

倦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不食馬肝是也子誠能修其方  
我何憂乎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能修文成方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臯  
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  
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自相觸擊索隱曰顧氏按萬畢術言取棊  
血雜磨鐵鑄和磁石塗其頭置局上自相抵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鈿錫為黃金不就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為四也佩天  
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  
聞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堤繇役甚多不暇休息朕  
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章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  
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漢書音義曰般水湓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



之得君也武帝以曰樂通臨  
濳大為天所遺士  
故引此  
按隄餘言案隄  
役也  
楊慎曰斥充斥也  
音拓言拓車馬等  
以充其家  
董份曰因天言當  
有親屬遂以衛長  
公主妻之容何甚  
也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也顯案韋昭云  
賈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  
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服虔曰滿手曰益  
及天道將軍印  
為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益服虔曰滿手曰益  
瓚曰益執持也為民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  
巫名為民  
祠魏睢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  
也睢若立之類見地如鉤狀桔視得鼎索隱曰說  
文接抱也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大既能致  
神彼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大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漁

祠於漢世為多雖音步溝  
當時名儒繼登宰  
輿亦莫能正之者  
元成之際衡譚用  
事始奮然欲盡去  
淫祠正以古義又  
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  
一言而禱祠復興  
借哉

按曠暹武紀作  
晏温楊慎云凡  
日出太早則陰  
雨日出稍晏則  
晴霽故謂晴為  
晏

補方苞曰承上文  
言鼎神物遭聖則  
興以隱喻鼎出為  
鼎非直指汾陰鼎  
出事也  
楊慎曰鼎雖淪沒  
泗水逢聖則興起  
故出汾陽西至甘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  
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  
甘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  
涇水自中山西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  
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  
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育穀今歲豐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  
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徐廣曰鬪烹者  
也音鴉皆嘗以  
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  
帝或曰嘗烹酌也遭聖則興正義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聖  
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  
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亾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  
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覆上棧下使  
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正義曰  
此以下

通天地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  
厄民故宋之社為亡殷復也  
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禮經  
便士升堂視壺灌及遷豆之屬降往於塾視牲自羊徂牛告竟已乃舉鼎告祭禮之次也

會補已記平水 卷之二十一 鳳文會藏

封禪書 十八



泉也

自羊徂牛正義曰自堂往塾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 鼎鼎及鼎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鼎國奄上謂之鼎 不虞

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案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友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水文借此

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非魯中山

有黃白雲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 降蓋若獸為符應廣曰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

路弓乘矢韋昭曰路犬也四矢為乘 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 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 鼎宜見於祖禰藏於

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 言蓬萊

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

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

上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

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死胸問於鬼史

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 鬼史區對曰黃帝得

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

按復武紀作得為當

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及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 復朔旦冬至凡

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

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

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

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

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大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

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十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十國或為七十

國樂彥云以舜為神明之後封為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按國語仲尼云山川之靈足以紀綱

天下者其守為神注芒氏之君守封禪之山也○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十八李奇

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鬼神之神人乃斷斬

余有丁曰神靈之封居七十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祭告者居七十也

按卿見武帝事征伐好神仙則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懼人攻其邪妄則曰斷斬非鬼神者此小

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一 封禪書



人極意逢迎之  
態異權固寵之  
術也

而誅斬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

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

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升僊之處小頓

云谷口中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谷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謂頸下垂肉也鬚其毛也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正義曰徒果反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正義曰戶高反下同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雍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

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正義曰崆峒山在平高縣西一百里

幸甘泉今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息太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按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乃為迎逢以成方

邵寶曰古之莖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已者有體魄焉爾也黃帝既仙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為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騰如此羣臣不能自納焉而乃為迎逢以成方

士之妄帝之聰明而倏晦羣臣亦與有罪焉揚慎曰祠太一則便曰放薄息曰放薄息則便曰如其方而文即應前矣

許應元曰祠壇祠禮祠物叙得整潔按神新本作臣今依宋本改正

許應元曰叙行禮贊享文簡古註贊饗之下有一人二字

光緒曰天子始郊拜太一而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於是諸方士遂爭神奇姓得其似以為真矣以後凡曰山

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

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犛牛

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醲食索隱曰醲音竹

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鹿在鹿中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

酒灌永于釜中曰洎音冀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太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中以鹿內鹿中水玄酒也

以羊彘特索隱曰樂彘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也小顏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

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

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

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河揖月漢儀郊太一時皇帝平旦出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顧氏云

饗祀祠也漢書儀云贊饗秩六百石是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

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

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



下聞若有言萬歲曰其夜若有光曰若有象景光曰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曰神人若云欲見天子曰若見有光云皆用若字描寫

補方苞曰三歲天子一郊見其二歲則祠以秋或以臘故曰間余有丁曰交龍為所有一升一降今止畫升龍故曰登龍

許應元曰非有求人主等語即五利所以語帝者黃洪憲曰文成以致王夫人中五利以黃金塞河不

一里有通天臺即皇帝以來祭天園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還也

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此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

太時壇以明應今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

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

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徐廣曰天官書云天極星明者鋒徐廣曰天官書云極星明者

史奉以指所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荆指伐國取其剛為稱故畫此旗指之而五利將軍使

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樂大無狀上發怒乃斬

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

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

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

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于誕音但迂遠誕大也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

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

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正義曰太昊伏羲氏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

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徐廣曰古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

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

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于偽及將偽封禪也用事太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太山高

四十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自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山其廣厚也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故天禪梁甫之基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

封禪書

死仙藥公孫卿以寶鼎中武帝屢被其欺而不悟終欲封禪以冀數者之必得抑何不明若此

按考要云空侯亦曰坎侯風俗通漢武帝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伐鼓是也

黃震曰方士之說唯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道其說為葬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



神方苞曰前之刺六經中作王制則封禪之事非唯尚書周官無有六經中無有也正與孔子論述六藝而封禪之禮不章相應按國語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儒議其儀數歲不就厥後武帝自制儀法今待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蓋納兒寬天子建極之論焉

以功相傳授之封禪用布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求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祠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禳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頰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知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於是上從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室韋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儀注云有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

命曰高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

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累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齊人之上疏言神怪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按宿音秀留音溜宿溜謂有所須待又濡滯也

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



子侯

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

上大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太山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肩如有望贊曰聞呼萬歲者三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行用事太山諸侯有

按此一茅三脊與管仲言三脊三脊相應

按祭后土武紀作然後去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董份曰武帝封太山求神仙專從子侯上封處而子侯則死矣故特著之見神仙不足恃也按庶幾遇句與始皇冀遇三神山句相應

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起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壘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汲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願亂按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茀音佩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朝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瓜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如旗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

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

元縉曰讀封禪書具見當時臣

諂主愚可發一笑夫有可且以德星為報封禪無惑乎方士之諛說也南燕汝水不水燕主超

增補史記年表

增補史記年表 卷二十一 封禪書 二十三



愚之李超曰良由通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大悅漢時君臣率類此耳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也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河決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今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

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脯稟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柱

按武紀俗下有信字

按應劭云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神舒神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按此又繳入求

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

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

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



曰南岳。應劭曰瀋縣屬廬江南岳霍山文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

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

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王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案風俗通齊濟王臣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及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王音肅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一姓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

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王帶明堂圖中為復道有樓從西南入名其道曰昆侖言其似昆侖山

之五城十二樓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

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

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

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

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

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

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適三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

神策。索隱曰按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皇帝得寶鼎神策則太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故此云太元神策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

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箕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十日也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

高里。伏儼曰山名在太山下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

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曰冀漢書作幾幾近也冀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廷殊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也上還以栢梁裁故

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栢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甘泉也顏師古云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

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

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郎

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

則鳳闕高一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問闕之內別風噍噍

武紀母作每  
吳寬曰太初曆始  
復夏正蓋太史公  
之力然漢武帝贊  
享敬拜太一則固  
用方士語耳  
按此又繳入求  
仙事

董份曰早則黃帝  
乾封災則黃帝靈  
臺火巧言如黃信  
矣  
楊循吉曰術士每  
以黃帝作證何其  
証聖耶



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闕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索隱曰：如淳云詩曰：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是也。○正義曰：圈其遠反，括地志云：虎圈，天在長安城中，西偏也。其北治大池，漸臺

正義曰：顏師古云：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按王莽死，此臺也。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正義曰：臣瓚云：太液，言象陰陽津液也。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

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

事，玉堂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官闕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帝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度五十

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官北有井幹臺，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可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謨云：井以四邊為幹，猶

築牆之有榱榦，又諸本多作幹。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

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無名字。

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虞

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雒五時無牢熟

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

以木禺馬代駒焉。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獨五月

按漢改曆句與秦改曆句相應。  
凌約言曰：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也。故筆曰：漢改曆，予之也。辭亦嚴矣。  
柯維騏曰：漢武辟中國以事四夷，至于詛說計窮矣。厥後雖得志于大宛，而不免損威于匈奴。詛果何損耶？蘇東坡謂武帝諱巫

蠱之事，疾如仇讐，口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也。  
按獨五月嘗駒，武紀作五帝用駒為嘗。

按封臣武紀作封鉅。

凌約言曰：至此又總叙而斷之，敘詞簡明，斷意微婉。

按下句太山上宜有一東字。

王維楨曰：予讀封禪書數過，中雖包羅者眾，而求仙遇仙實篇中主故于每節隨年分往往著見而文意抑揚曲折可觀。

楊慎曰：今天子以下至帝終，摠括武帝封禪求神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

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一迎年若言新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日封臣，此伯正義曰：張揖云：黃帝師，今黃帝封太山，禪八山。徐廣曰：一作九。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間石間者在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二年李陵以天漢一年故也。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



可謂矣蓋其詞以識之也董份曰寬舒建祠五而曰五寬舒之祠奇

按今天子下與前總緒始皇事暗應

余有丁曰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明年即前命曰明年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封禪書其子禱祠百出則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子求仙無方則隨之

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尤道昭昭矣

王維禎曰禾繳云終無有驗又云無有效天子亦息厭而猶或冀遇其真

邪說之惑人如此夫

茅坤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脉貫穿如一句總屬一幻字

楊慎曰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

之事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重者其內之德也

按自武帝有求仙之感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志于恠誕之說而不自知

故子長作封禪書以救其失其首雖曰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贊乃曰究觀方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二十七

鳳文館藏

官

舒祠官也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大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

祠一后土祠故云六祠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

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

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

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

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

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

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

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

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肅然揚休勳誌

陳祥道曰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恠誕矯誣之說

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及始之大典視為求仙微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固不得而刪之也然

少君樂大公孫卿越人勇之徒其所言恠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亦業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

王應麟曰皇王大紀云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于四岳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

崇泰後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

逐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

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

得鑄文告成是故考辭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茅坤曰甚矣八主之心不可有欲也一有欲則天下技巧之士日夜巧何以至其為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為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窮悲哉自古以來以雄才大略稱者漢武而秦皇漢武為諸燕齊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于恣也語曰東海之鰲戴于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矣



士祠官之意  
長之意婉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終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抑音億抑者過也洪水滔天故禹過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途及一作橋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正義曰陂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障過其澤也

度九山正義曰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麻龍門正義曰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壑廣八十步南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也

津正義曰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雒汭至于大邳正義曰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是也於是禹以

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常昭曰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斯二

渠以引甘河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深川索隱曰

決酸棗武帝而後也又按二渠其一則深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

則決于瓠子又決也

按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

歷代水利之由茅坤曰昔河渠并

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增補史記評林卷二十九 河渠書



館陶迨乎宜房之築二渠道河北行始復禹故迹于勃海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時不注勃海也者相度山勢以知水之所會也瓠子歌迫冬日則水當歸壑矣而汎濫不止故觀魚之弗發而心憂也延引也道引河之隄也地碩圯也延道碩圯故水離所常流之地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今決而南則北渡迂遠欲浚使復流其勢難觀此則知河沙淤墊浚之甚難唯決者塞之使水勢自相推盪乃可通行古如

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為九河水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瓠子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一流一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常昭曰五湖湖名耳實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璞江賦云具區兆漏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灼曰古堆辟沫水之害索隱曰辟音避沫音未按說文云沫水穿一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江亦名江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神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灌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

衛人罪類林竹即下淇園之竹以為棗棗於外而填石與菑州其中

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常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數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三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云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代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澆音古代反澤一作寫音昔本或作斥則

論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及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蕩衝激于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八月蓋無

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

按會字句于楚連下即下文於吳於齊於蜀類也

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

補史記平水

河渠書



幾焉此其證也夫大澤以數千里之黃河是挾五六月之霖潦乃僅以一淮受之欲其無潰難矣漢賈讓論治河欲內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尺寸之地此策亦未易行光緒曰攻溝洫志西門豹特引河水而灌鄴耳引漳水者史起也起嘗謂魏襄王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灌田民穿渠引涇水民

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索隱曰鄒音輪韋昭云清河縣也○正義曰具州縣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大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捐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悉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漕渠二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大得利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矣終古為幽兮生和梁又曰趙白公亦奏歌曰田於河所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按師古云中作謂用功中道而事未竟也

焦竑曰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今

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囚其多而亦煩費穿渠

江南之地水患紛

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自嵐州靜樂縣北百二十里管汾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既皮氏汾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是也引河溉汾陰蒲

不安流由于阡陌

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索隱曰又音人究反民芟

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民收芟及牧畜於中也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

又曰穀子在太名

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

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人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曰其田既

此為甚二十餘年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親臨沈璧馬顯神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

正

負薪土以塞之

日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

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

運山東之粟以給

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即今

陽縣即今

中武歲不過數十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正

萬石武帝通西南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正

轉漕甚遠其臣鄭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正

當時議開漕渠引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正



多既增百餘萬石即今鄧州也。又增四百萬石後。又增六百萬石。故

漕法不得不講也。又黃洪憲曰：余讀河渠書，西門豹引

漳水而灌鄴，大治鄭國開涇渠而關中沃野，于是李冰

鑿離堆于成都，番係引汾水于蒲坂。鄭莊通渭渠于長

安，莊熊鑿龍首于馮翊，前人之迹，蓋有足多者。大都天

下之勢，因其勢而利道之耳。按師古云：越人習于水田，又新

至未有業，故與之也。按此限字，正與上文砥柱之限

限字同，言無所阻，隔也。蓋雖砥柱多敗亡者。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

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瓠曰：下流即今之澄城也。頽，又如字。乃鑿井深

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微音崖。乃鑿井深

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

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

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按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

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今平聲從去聲。是時東流

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天子既臨

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間殫為

河。如淳曰：殫，盡也。裴駰謂州問盡為河是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湯若與水相連矣。駟按漢書：鉅野澤溢也。道冬日乃止。延道

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晉灼曰：河道皆弛壞也。○索隱曰：弛，龍騁兮

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瓠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

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

按歸來子云：先

是帝封禪巡祭

山川殫財極後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九

河渠書

四



海內為之虛耗曰醫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

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留如淳曰捷柱也木立死曰留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

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

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

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如淳曰地理志靈輒渠○索隱曰按溝血志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山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贛曰鉅定

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徐廣曰一作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

海內為之虛耗及為此歌乃閔然有竊神憂民則但之意云王世貞曰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遼蜀固不變通侯之賞而亦重修其爵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任汲仁輩不以河故而少貶其秩乃至親臨祭令群臣皆負薪寬決河功成而歌詠之蓋真見夫治河之艱於治邊也按師古云言不

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黃震曰河決瓠子而南田蚡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者二十年其後天子親臨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

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闕依銀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新實之而水復禹迹無後災近臣之誤君與君臣之率作興事成敗之相及率如此豈獨水利哉按書中歷叙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溉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

平準書第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昆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  
郡國輸欵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  
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楊慎曰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多  
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  
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

意于終而通繳之也

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敘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備嘉兒得施至高祖以後痛  
抑未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仕宦其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緣始而入粟  
拜爵自文景不免以寓其祝歎之微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行義而重犯法  
則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渠漕之路博興封禪巡遊之費則國家  
用竭而海內蕭然比之初即位之時其虛實相去遠矣生事既多而國用復竭則與利  
之事必繁既銳事與利則吏道必不能擇而賈人進用矣欲興利而惡阻事則必煩刑  
以逞矣故備述鑄金錢算商告緡諸政見鑄錢之政雖前所有而其弊特極于此又備  
述輸粟入羊為郎諸事見鬻爵雖前所有而其弊亦至此為盛又備述法令嚴酷與前  
網疏者不同以深歎武帝漢業之衰也此書雖上下數千言博極宏雖然其要領不過  
若此至其後又言益漕餘穀太倉甘泉皆滿似若富饒然不過以嚴刑巧法而籠利非  
富國之本故又結以烹弘羊一言以深明興利之非也  
茅坤曰平準一書太史公只敘武帝興利而其精神融會處真見窮兵黷武酷吏興作  
敗俗傾事壞法亂紀俱與興利相為參伍相為根柢故錯綜縱橫摹寫曲盡篇首自軍  
放糧餉起論正此義也而結按以  
誅弘羊天乃雨終之其意尤可見



唐順之曰此文極其變化

楊慎曰平準書漢橫欽之臣也貨殖傳譏奸貨之君也

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訪知之懿哉

按自武帝有征利之愆今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於錐刀

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歲其失故作平準一書

往往指言弘羊政利之由子長之意深矣

董份曰漢興多事而貧若此然高祖重商賈之律而後乃以商賈子弟為吏此甚失也

董份曰湯沐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而轉漕又少可

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賣故言市井也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

官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

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

鑄錢天子富埒天子富埒天子富埒天子富埒天子富埒天子富埒

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

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

得至大庶長

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

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

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

儲蓄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一

平準書

二

鳳文館



楊慎曰漢興之初作業劇而財匱齊民無藏蓋米至石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充溢貫朽陳腐畜積至是極其盛矣漢初天子不能其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至是阡陌之間馬成羣矣人重犯法而行義皆所謂盛也然民驕溢豪強武斷宗室公卿爭于奢侈僭上无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王維楨曰按此甚言富足若是而武帝自為空虛可嘆也

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教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踦踘故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官者以為姓號隱曰按如淳註出食其志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

盛而表之驗也楊慎曰曰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曰巴蜀之民罷焉曰燕齊之間靡然發動曰天下苦其勞亦皆相顧為文文法不整而整

其勞而于戈曰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獎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按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法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旨此始也韋昭曰桑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

茅坤曰孝武承文景之後耗費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墓寫極工

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二州地取在元朔二年也築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也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卬棘人以集之

唐順之曰國費無甚于用兵

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也而漢遣大將將

楊慎曰上句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

日應劭云臨卬屬犍屬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與以誅之也

增補史記平本

平準書



始為弘羊等二人言利析秋毫張本

軍軍一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

而斷之也

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按書中連日數萬人十萬餘人二十萬餘人六十萬餘人又連日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五十萬金

無所食

財之實也

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按書中書仰給縣官者五仰給大農者四形容武帝所以厚歛之故

凡直二十餘萬金

按留蹕疑有關

千夫如五大夫

楊慎曰官職耗廢謂此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何若亦物盛而衰也又以上承選舉陵夷下以起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之語

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

又曰公孫弘繩羣下張湯用峻文接上文官職耗廢之意於是見知之法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

生二句此亦為用酷吏直指夏蘭等出而顏異誅張本而張湯死而民不思之筆亦墨此意而斷之也

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

第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賣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徹處

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

楊慎曰承上文論公孫弘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

增補史記平本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



楊慎曰費凡百餘  
巨萬費不可勝計  
亦相顧為文  
王維禎曰此當與  
河渠中所敘參看  
伸縮法各森然  
楊慎曰三言作者  
數萬人而以各歷  
二三暮而功未就  
費亦各巨萬十數  
摠之辭煩不殺森  
然有法  
唐順之曰此則國  
貧而賈富  
茅坤曰此一段議  
論正見國家耗費  
本輕末重暗應前  
高帝逐末一段  
按師古云封君  
受封邑者謂公  
主列侯之屬也  
時公主列侯雖  
有國邑而無餘  
財其朝夕所須  
皆俯首仰面取

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  
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  
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  
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暮功  
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  
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  
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  
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  
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  
北朔方已南贊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  
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  
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  
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  
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踴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蕭該  
按字林云貯虛也音貯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

給于富商大賈  
後方以邑入償  
楊慎曰籍官空而  
富賈踴財不佐國  
家之急故更錢造  
幣以贍用而推浮  
淫兼并之徒上下  
文意相承而後之  
緡數平準皆所以  
推之也  
○李廷機曰按十  
黍為一粟十粟為一  
按鎔本作鎔音  
裕作鎔非  
○歸有光曰鎔如  
字臣瓚曰許慎云  
鎔銅屑也西京黃  
圖序云民摩錢取  
屑一本作鎔漢書  
音裕誤說文徐鉉  
讀若溶觀漢書注  
小顏音浴此本許  
讀非徐讀也  
老疑當作差註  
同

子貢發財  
轉較白數李奇曰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  
言其乘時射利也馴按服虔曰居較於邑  
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  
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所蓄是也  
晉灼曰低音抵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  
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  
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  
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  
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  
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  
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瓚曰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  
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有司言曰古者  
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二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  
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銅赤金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  
文為半

音裕誤說文徐鉉  
讀若溶觀漢書注  
小顏音浴此本許  
讀非徐讀也  
老疑當作差註  
同

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  
一作紫字為皮  
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

增補史記 平水 卷三十一 河渠書 五 鳳文館藏



王莽曰禁愈嚴而  
下益犯利臣之所  
由興而酷吏之所  
由用也

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二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二千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及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二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

揚慎曰用東郭咸  
陽等三語所以擢  
兼弁淨淫而奪其  
利曰三人言利析  
分遠矣前應與利  
之臣自此始後起  
龍鹽鐵算緡錢平  
準之事

曰重索隱曰謂以八兩為重六兩下小摺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二曰復小摺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謂以八兩為重六兩下小摺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摺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謂以八兩為重六兩下小摺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索隱曰謂以八兩為重六兩下小摺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

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侍中故二人言利專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二人言利專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

王莽曰凡叙出擊  
封禪書

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索隱曰欲令出馬無駕者後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索隱曰徐廣曰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索隱曰謂錢之周郭其下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

王維楨曰前既言  
納粟補爵而選舉  
陵邊又言軍功越  
等而吏道難此言  
舉行鹽鐵用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道  
益難不選而多賣  
人以此却與前之  
抑商賈不得為史  
相及故因此而言  
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上句承  
上文更錢造幣及  
請鑄五銖錢意下  
句起推抑商賈而  
算緡錢舟車之意

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

蘇說是樂彥云牢  
乃盆名其說異也

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索隱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之盆也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索隱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管貨也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者索隱曰謂私鑄鐵器者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則也

增補史記平林

平準書

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

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

索隱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管貨也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索隱曰謂私鑄鐵器者

鈇左趾

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

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則也

索隱曰謂私鑄鐵器者

敢私鑄鐵器者

索隱曰謂私鑄鐵器者

敢私鑄鐵器者

索隱曰謂私鑄鐵器者

敢私鑄鐵器者

索隱曰謂私鑄鐵器者

敢私鑄鐵器者



楊慎曰以富商不肯佐縣官之急而醋抑之故思下式之願分財助邊而祿之也式雖非良臣即其厚第一節則令之身鷹尊爵家累巨萬乃視骨內如陌路其有憫子牧豎多矣茅坤曰入下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勢不可挽處故儘意描畫如此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此漢舉廢也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禱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裴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善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吳諸賈人未作實貸實居邑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贖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千一算非吏比者二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

非能舍其財也其願死也非能舍其身也帝與之官而辭與之粟而散者皆非其情也其後四十戶之封則受之不辭尤卿之命則居之不疑下式之心于茲見矣式非蕭於前而貪于後也非勇於前而怯于後也吾直失于前而取償于後則數千財之失非真失而數千家之封乃真得也吾以願死得官而後以不死居官是以為死而得生富貴也式之心何其心式之智何其智耶且式亦何以知帝可

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二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謂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天子乃思下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于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弟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



子曰將欲取之必  
固予之卜式者特  
得老氏之術而始  
終善用之耳公孫  
弘謂其不近人情  
不軌之臣當夫

黃洪憲曰魏高  
歡見爾朱榮榮命  
剪悍馬歡不加羈  
絆而前之竟不蹄  
輟謂榮曰御惡人  
亦猶是矣榮苛其  
言余謂卜式之羊  
與高歡之馬皆俠  
士之當懸好奇之  
主每為所動宜也

茅坤曰可見卜式  
亦動上與利之心  
者遂與僅等例言  
之

楊慎曰承上文卜  
式而遂及孔僅弘  
羊亦皆顯用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

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  
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  
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  
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  
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  
謂戍邊也一人出  
二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爭匿財  
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  
布衣屨而牧羊幸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  
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  
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  
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也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矣前以應與利之  
臣後以起平準之  
事

茅坤曰始因費耗  
商賈徧重茲因與  
利縣官自為商賈  
矣可慨哉  
又曰此一段摹寫  
酷吏與利轉輾相  
成處曲盡變化

楊慎曰無慮皆鑄  
金錢一句却應前  
鑄金錢之禁生焉  
而生下用酷吏之  
由

茅坤曰博士循行  
郡國由犯鑄金錢  
故入平準書與前  
治獄之慘意同  
揚慎曰義縱等用  
慘刑為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  
矣又生下誅顏異  
而公卿多諂諛取  
容之弊

完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置均輸於官者皆令  
輸其土地所饒乎其所在時價官

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

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

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

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畧也案大抵  
無慮者謂言大畧歸於鑄錢更無它事從慮也犯者衆吏

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  
曹職案行

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

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  
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

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及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

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  
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



楊慎曰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至此三節文脈最為昭應

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下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

唐順之曰此則賈貧而國富

王維禎曰既富生後弘羊等得無罪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置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使從

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徙奴婢眾而下

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

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一音是先至

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

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艾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

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

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

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天子從官

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勅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音灼曰徼塞也音曰既無亭徼又不徼循無衛邊

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

告緝用克初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緝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克初之也謂與民母

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一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

豫治道橋繕故官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救天下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

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曰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如淳曰塞候斥卒卒六十萬

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官錢少

增補史記平林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

鳳文館藏

楊慎曰郎選衰亦物盛而衰也亦應史道雜之意

李東陽曰此皆諸臣聚斂所致武帝贖貨之心於此可見之處一作留處

屠隆曰前言平準而轉及封禪書以為下文總結語文甚有情

按此即昆明池所習樓船卒

按斥塞謂廣邊也

屠隆曰通篇仰給語以見民窮財盡是一篇大綱領

增補史記平林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 鳳文館藏



楊慎曰承上文南越反卜式願父子死之既侯卜式以風列侯而莫應則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亦可哀也

按式願輸財于邊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而諸侯莫應於是乎有耐金之罰然則帝之奢侈無度未必非式逢君之惡啓之也  
焦竑曰耐者正月且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因八月嘗

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

天下亭亭有畜將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

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

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

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

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

至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管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

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註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二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鼎六年式既在位見郡

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若其不好買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貴也若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

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爲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

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不如法者奪爵

楊慎曰卜式以鹽鐵器船算事而上不悅故賦秩而弘羊益用事爲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物使商賈無所牟大利而封賞大費皆取足大農矣楊慎曰不敢言擅賦法以詭說取容又以二守不辦自殺之故也

且以其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梓柯越雋沈犂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音扶用反包氏同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

爲以訾給母之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也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系弘羊爲治粟都

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就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儼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儼音子就反

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

官今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

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

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

按馬廷鸞云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

採其語云今遠方各以其物如

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



此說渙然蓋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

揚慎曰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

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士再稅

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

輕賈收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

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

偃兵造兵之本也今之紛紛好異者

安得以此語之黃震曰漢武帝五

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

刑法酷滯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

手足迫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毒

于民之禍于是為

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

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本作尺錢金以巨萬計皆取

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

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

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市肆行列之中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長八分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明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貝為明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明故直

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

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

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

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

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

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

楊慎曰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為此數語之要

極矣故以此終見其通乎天心如此所以深致其惡也

敘漢事而贊語先述自古以來而微寓詞于武帝敘事之變體也

茅坤曰歛至平準

而以秦為言若此其旨深矣

增補史記平準書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之 二屬文館藏



楊慎曰如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  
縉以民奸法而用  
酷吏皆事勢相激  
使然也既曰無異  
又曰曷足怪焉不  
平之意見于言外  
可謂曲而有直體  
矣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  
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  
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弘羊心計下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贖郊野

董份曰此傳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漢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游轉運一興  
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耳如  
招來東甌事兩越廣巴蜀置滄海詐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  
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出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誅反者此皆征伐也  
如更錢造幣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所掌此皆興  
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指始出  
顏異誅與腹誅之法獄少反者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爵吏道多  
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僅皆起自賈人子下式亦以入財用吏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郎選衰矣此皆鬻爵拜官也又皆參錯不直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於征伐  
四夷關地喜功而游巡次之官室又次之天下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慮轉輸而多  
方以通漕輸復不繼則與利不得不廣欲廣利則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與利而與下  
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制人之死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  
明顯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  
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  
似無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修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  
史公舊也所叙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  
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  
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

黃震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又景恭儉  
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  
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  
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  
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官室之修於是日麗鑿無為有逢  
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  
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  
百餘萬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  
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  
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  
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  
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肯哉



評點史記評林

鳳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六年一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東京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印行所

全

出版人



